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明季北略 第十四卷 崇禎十一年戊寅

元帝降乩

正月，翰林及都察院接出聖上平臺詔，百官起大數，問天下事。仙降云：「九九氣運遷。涇水河邊、渭水河邊，投秦入楚鬧幽燕。兵過數番、寇過數番，搶奪公卿入長安。軍苦何堪、民苦何堪，父母妻子相拋閃。家家皇天、人人皇天，大水灌魏失秦川。流寇數載即息，紅頂又將發煙。虎兔之間干戈亂，龍蛇之際是荒年。」

聖上又問。元帝書云：「等閑不管問，漢朝將相在眼前。」

張任學改總兵

戊寅二月，河南巡按張任學，改都督僉事、總兵官，鎮守河南。先是，任學覬得巡撫，且欲薦丹陽知縣張放，因極詆諸鎮兵不足恃，盛稱文吏有奇才，可禦寇。及承茲命，意大沮悔，尋被逮。

城蘆溝

二月，城蘆溝，名拱極城，太監督役，掠途人受工，民力為憊。城既成，向北京一門，題額曰「順治門」，向保定一門，題額云「永昌門」。數之前定，如此異矣。

去京四十里，西南有蘆溝河，本桑乾河也，俗又呼渾河。有橋跨蘆溝河上，為蘆溝橋，金明昌初建「蘆溝曉月」，為京師八景之一。所城即此。至於掠途人受工，民力竭矣。況是歲十月，高起潛兵敗於蘆溝橋。苟無其人，雖有堅城，亦安足恃哉？

黃道周經筵應對

三月，上御經筵畢，召諸臣，問：「保舉考選，孰為得人？」

少詹黃道周，對：「樹人如樹木，須養之數十年。近來人才，遠不及古，況摧殘之後，必深加培養。」又曰：「立朝之才，存乎心術，治邊之才，存乎形勢。先年督撫未按形勢，隨賊奔走，事既不效，輒調兵餉不足。其實新舊餉，約千二百萬，可養四十萬之師。今寧錦三協師，僅十六萬，似不煩別求勦寇之用也。」

庶子黃景昉，請有鄭三俊。

上曰：「三俊蒙徇，雖清何濟？」

會南京應天府丞徐石麒亦上言：「鄭三俊清節。」上因釋之。

三俊為司寇，敝衣一筐，爨煙不給，以擬獄輕得罪。上亦素知之，故得放歸。

曾就義兵食對

戊寅三月，上御左順門，召考選諸臣，問兵食計。

曾就義對曰：「百姓之困，皆由吏之不廉。使守令俱廉，即稍從加派，以濟軍興，未為不可。」上拔第一。未幾，即有剿餉、練餉之加。

道周謂餉不煩別求，就義則云加派濟軍，君子小人，義利之分如此。然就義一言投契，即拔第一，思廟好尚，可知矣。

楊嗣昌論彗惑

戊寅四月己酉丑刻，彗惑去月僅七八寸，退至尾初度，漸入心宿。

兵部尚書楊嗣昌上言：「古今變異月食五星，史不絕書，然亦觀其時。昔漢元帝建武二十三年，月食火星，明年呼韓單于款五原塞；明帝永平二年，日食火星，皇后馬氏德貫後宮，明帝圖畫功臣於雲臺；唐憲宗元和七年，月食彗惑，其年田興以魏博來降；宋太祖太平興國三年，月掩彗惑，明年興師滅北漢，遂征契丹，連年兵敗。今者，月食火星，猶幸在尾，內則陰官，外則陰國，皇上修德召和，必有災而不害者。」

給事中何偕糾之：「古人謂月變修刑，又言禮虧則罰見。彗惑，誠欲修刑，莫如右禮。誠欲右禮，莫若修刑。楊嗣昌縷縷援引，出何典記？其言款塞者，欲借以伸通市之說也；其言元和者，欲借以伸招撫之說也；其言太平興國連年兵敗者，欲借以伸不用兵之說也。附會誠巧，矯誣實甚。至所述永平皇后等語，一篇之中，三致意焉。臣更不知其所指斥矣。」

嗣昌復疏自理，但言科臣以危機中臣，不復及通市招撫事。

戶部主事李鳳鳴，亦言：「火星逆行，常而非變。」給事中解學尹糾其諂，然實考嗣昌所引年月，俱謬。

按《紀略》：「四月十六日己酉夜，彗惑去月僅七八寸，至曉逆行尾八度，掩於月。至五月初五日丁卯夜，彗惑退至尾初度，漸入心宿。」云。予少時，每夕見月角一星煇而赤，相距五寸許，竊疑何若是之近。越三月，仰觀如故。或語予云：「此星在月上大不佳，當主天下亂。」予心誌之。

何楷劾嗣昌忘親

六月，以楊嗣昌入閣辦事，仍署兵部。

七月，嗣昌母服纔五月，有旨嗣昌大祀大慶，暨傳制頒詔諸大典，不與。朝講召見如常服隨班，給事中何楷劾嗣昌忘親。上切責之。先是，吏部會推閣員，止及詞臣資序。上不允，命並及在籍守制者，蓋嗣昌為陳新甲地也。已而，特召新甲為兵部總督宣大。黃道周上言：「朝廷即乏人，豈無一定策效謀者，而必破非常之格以奉不祥之人？」上不懌。

黃道周平臺抗辯

七月，召群臣於平臺。上問黃道周曰：「無所為而為之，謂天理；有所為而為之，謂人欲。爾前疏適當枚卜不用之時，果無所為乎？」

道周對曰：「天人止是議利，臣心為國家，不為功名，自信其無所為。」

上曰：「前月推陳新甲何不言？」

對曰：「時御史林蘭友、給事何楷，皆有疏。二人臣同鄉，恐涉嫌疑耳。」

上曰：「今遂無嫌乎？」

道周對曰：「天下綱常，邊疆大計，失今不言，待將無及。非私也。」

上曰：「清雖美德，不可傲物遂非。惟伯夷為聖之清，若小廉曲謹，是廉非清也。」

道周曰：「伯夷忠孝，故孔子許其仁。」

上怒其強說。道周又極詆楊嗣昌。

嗣昌奏曰：「臣不生於空桑，豈遂不知父母？臣嘗再疏而明旨迫切。道周學行，臣實企仰之，今謂不如鄭鄮，臣始歎息絕望。」

鄭杖母，行同梟獍，道周又不如鄭，何言綱常也？」

道周曰：「臣言文章不如鄭鄮。」

上責其朋比。

道周曰：「眾惡必察，何敢為此？」

上曰：「孔子誅少正卯，當時亦稱聞人，惟行僻而堅，言偽而辯，不免孔子之誅。」

道周曰：「少正卯欺世盜名，臣無此心。臣今日不盡言，則臣負陛下。陛下今日殺臣，則陛下負臣。」

上曰：「爾讀書有年，祇成佞耳。」叱去。

道周叩頭起，復奏曰：「忠佞二字，臣不敢不辨。夫臣在君父之前，獨立敢言為佞，豈在君父之前，讒諂面諛者為忠乎？忠佞不分，則邪正混淆，何以致治？」上怒甚。

嗣昌乞優容之。

上曰：「朕亦優容多矣。」

諸臣退，上召回，諭以：「毋黨同伐異，宜其修職業。」

翰林院修撰劉同升、編修趙士春、給事中何楷、御史林蘭友，各疏救道周，劾楊嗣昌，俱謫調有差。

張縉彥論兵情賊勢

戊寅三月，戶部主事張縉彥上言：「臣任清澗知縣，於兵情賊勢，親見有素。蓋賊之得勢在流，而賊之失勢在止；賊之長技在分，而賊之窮技在合；賊之乘時在秋夏，而賊之失時在冬春。昔大賊王嘉允，破河西，據其城，曹文詔專門斫殺，而嘉允殲；李老柴破中都，據其城，巡撫練國事督兵攻圍，而老柴擒神一元，破寧塞，據其城，左光先等與戰而一元死；譚雄破安塞，據其城，王承恩等攻圍，而譚雄誅。此皆守而不去之城，故速其死也。過天星、老回回、混十萬等所破城邑無算，官軍未至旋即奔逸，生皆流而不居之賊，故緩死。賊入晉豫，分頭成部，自秦及汝雒，以至江北，無處不被賊。豈賊真有數十百萬？蓋分役以披其黨，牽制我兵，故見多也。前總督陳奇瑜，驅天下之賊，盡入漢中，出棧道關，正可一鼓而滅，乃以招安致敗，不可復收。古人以八日而平賊數萬者，利其合也。夏秋之間，芻糧盡在場圃，足供士馬之資。冬春，非破城堡不能得食，官兵促之則尤易，故時有利、有不利也。今欲破賊，惟在亂其所長而使之短，破其所得而使之失，直截以攻之，分為兩軍，一追一駐，賊當之必破矣。賊黨雖眾，大都觀望，其先倡者，不過一二支。故盡一股則論賞，不必事平彙敘；縱一股即論罰，不許報級塞責。誠如此，賊不望風而靡，未之有也。」上是之。

抵掌而談情勢，不減伏波聚米，圖賊在目中矣。雖末路敗名，而其言不可廢也。十九日下午筆。

陝賊剿降略盡

五月，奪總督洪承疇尚書爵，仍以侍郎總督。左光先、曹應蛟，並奪五級，限五月盡賊。

至八月，承疇報陝西賊割降略盡，命出關向河南、湖廣。

限五月盡賊，而八月即盡，何其速也？維時，賊分流半天下，曷嘗勦降盡之乎？不過走犯他方耳。上以速期，而下即以速應，大抵然矣。六月二十日筆。

豫、楚屢捷

戊寅正月，巡撫常道立奏：「賊犯鄧州，焚燬周王八塋。」總理熊文燦報：「賊犯英山。命九路之兵會剿，賊從德黃一路潛遁。」楚撫俞應桂逮問。豫撫常道立招撫陳塌天等。陳塌天，本名劉國能，性頗孝，就撫乃奉其母命也。

晉撫宋賢奏：「混十萬等賊乘虛窺渡，攻剋五塔挖等寨，攻圍陝州等處。官兵禦卻之。賊拔營遠遁。」

二月，官兵三戰三捷，敗賊於鎮平縣，生擒草上飛、獨腳虎等，斬扒天虎等四人。賊渡河間光山等處，結連曹操及托天王、整世王、混世王、十天王、紫微星、過天星、飛虎八家大賊，乘商城、固始界，欲上英、霍等處度暑計。太監盧九德，分布官兵迎擊，大敗賊於山石橋，擒賊抵地虎、黑旋風等。

三月，巡道張天經，又敗賊於黃福店，斬獲無算，招降賊首飛天師等。

五月，總兵左光先，又三敗賊於大寨地方。

六月，陳永福又大敗之於饒良鎮。嗣是，官兵又敗之於宜陽連莊、雍家莊、林家莊等處。左良玉又大敗之於高坡，混十萬帶傷遁，妻子囚執入省。混十萬，本名侯世範，亦旋降。

九月，內臣盧九德扼之於襄，撫臣常道立擊之於鄧，監軍張大經、總兵劉澤清、左良玉、張任學擊之於襄、承、隨、棗、汝、許。

十月，張任學又敗之於高莊。賊南北無路，轉戰敗逃。凡曹操、革裡眼、托天王、過天星等賊，在豫、在楚者，無不分頭鼠竄。

王燾隨州自經

王燾，南直崑山人。萬曆戊午舉人，崇禎時，為湖廣德安府隨州知州。

戊寅二月，賊首張獻忠，合眾數十萬圍城，燾親冒矢石，斬獲千級，城守益堅。賊有隨州紙城變作鐵城之號，移營遁去。撫按交上其功，為守禦第一。

後賊挾恨，復以數十萬至關廂，守將王必用先挾家丁遁，城遂陷。燾身被數創，猶率家人巷戰，勢不可支，始向北再拜自經死。時廷咎燾以一死塞責，故無卹典。

弘光時，始謚忠愍，又與蔡忠襄懋德，立祠其鄉，賜名雙忠。蔡亦崑山人。

張獻忠請降

戊寅正月，左良玉、陳洪範大破賊於郟西，張獻忠尋請降。初，獻忠自良涿噪而為陳洪範捕獲，異其貌而釋之。

至是，懷舊恩，乞降於洪範，請率所部殺賊自效。總理熊文燦承制撫之。獻忠狡而多計，群賊每以為的。文燦議餉二萬人，獻忠乞餉十萬人。文燦遲延不能決。獻忠寄家口於穀城，入據守之，分屯群賊於四郊。

羅汝才乞撫

九月，熊文燦次於襄陽，遣將擊賊於雙溝，大破之。群賊四逸。惟曹操獨留內浙山中，守險自保。文燦檄左良玉、陳洪範招安群賊。

十月，大清兵敗高起潛於蘆溝橋。京師戒嚴，召孫傳廷於陝西，洪承疇於三邊。於是，承疇、傳廷率諸將合兵五萬，先後出潼流入援。賊曹操聞之，謂為剿己也，率九營從郟陽淺渚亂流而涉，突走均州，叩大和山。

提督太監李維政乞撫，維政言於文燦，文燦乃檄止諸軍。曹操九營皆就撫。文燦上言：「請貸其罪，授游擊將軍。」令諸將宴於迎恩官署，供億甚備。曹操，名羅汝才。汝才既撫，分屯群賊於房竹，保障四邑，自言：「不願為官，並不食餉，願為百姓耕田此中而已。」文燦一切羈縻，檄汝才解散脅從，簡壯勇從征立功。汝才不聽。因與郟、均諸邑居民，分地錯壤而居。時張獻忠亦就撫，屯穀城，汝才遙與為聲援。

撫治郟陽戴乘閔奏曰：「曹操就撫，不從解散之令，願為百姓耕田，此目前盜鈴之說耳。張獻忠入據穀城，屢檄不前，將俟民間田熟，分其夏秋之糧，稍不遂意，干戈遂起。荆襄重地，今數省大寇環聚二三百里，羽翼已成，將有不可言者。然各賊盡聚郟地，四面合圍，實有釜魚阱獸之勢。以理臣各鎮現在兵馬，再令督臣發秦兵，由興安馳赴協同掃蕩，此實萬全之機也。」

大清兵入燕、齊

戊寅二月，大清兵攻宣平府羊房膳堡。

九，月召西人大舉分入。副總兵丁志詳竇濬等來援，大清兵稍引而南。

冬十月，盧象昇襲之，不克。

甲辰，高起潛兵敗。京師戒嚴，召各撫入援。

十一月初三辛酉，京師閉門守。

癸亥，掠良鄉、涿州。

初九丁卯，薄景州，入高陽，少師孫承宗死之。

己酉，入衡水、武邑諸州縣。又破威縣，殺家居翰林王建極。至內邱，知縣高翔漢力守，乃退。

甲子，薄德州，分道渡河，合於濟寧。

十二月，盧象昇戰於賈莊，敗績死之。改洪承疇薊遼總督。

孫承宗殉節

孫承宗，字稚繩，號愷陽，北直高陽人。萬曆甲辰進士，廷試第二。庚戌，取士錢謙益等。乙卯，主考應天。

天啟年，陞少詹。

二年，陞禮部右侍郎，尋遷兵部尚書，兼東閣大學士。

時二月十二日也，廣寧淪潰，王在晉代熊廷弼經略遼東，請築重關於山海關之八里舖，謂：「外關即破，內關尚可守。而外關之兵無可逃，為工二萬餘人，為費百萬，而城樓諸費不與焉。」

承宗曰：「守寧遠者，所以守關門。退處於關，則永平動搖，京師震動，勢必大亂。八里舖去關門未及一舍地，是山海為孤注也。」役遂罷。自請行邊，上御門臨送，賜劍坐蟒。

既蒞任，開屯築堡，招徠流移百萬，又練軍得精兵五萬。凡經營四年，闢地四百里。魏忠賢與群小畏忌之，誣左袒東林。

五年，勒致仕歸。

崇禎二年，大清兵入，特起原官。

辛未，十七疏乞休，賜金幣馳驛歸，以力謝款議，與樞臣熊明遇、首輔周延儒之議左也。

戊寅十一月十二日，大清兵薄高陽城，承宗率邑紳，誓死登陴，顧土城低脆，外援不至。大清兵晝夜環攻，石盡矢竭，力不能支。

承宗守北門，謂家人曰：「我死此矣！汝輩各自逃生！」家人環泣，不忍去。

城既破，大清兵掖之去，入城南老營中，用草席藉地，望關叩頭，叱持纜者：「趨縊我！」乃絕。年八十，子孫凡十九人，皆力戰從死。

事聞，先帝震悼。薛國觀斬其卹典，弗肯與。久之，南都追贈太傅，謚文忠。

承宗鐵面劍眉，鬚髯戟張，聲如鼓鐘，殷動牆壁。年二十餘，為舉子，游塞下，知要害。凡史官在禁近者，皆俯躬低聲，涵養相體，謂之女兒官；承宗獨不然，講筵獻替，務為激切剴直。所著文集一百卷及弔二十五忠詩行世。

盧象昇戰死

戊寅，象昇丁外艱。會北兵入，麻衣草履，奉詔督師。

陛見，上叩方略。

奏曰：「臣意主戰。」

上變色久，乃釋曰：「朝廷原未言撫。所謂撫，乃外廷之議。」

象昇曰：「敵之所患，著著宜防。逼陵寢以震人心，一可慮；趨神京以撼根本，二可慮；分出畿南，剽發旁郡，扼我糧道，三可慮。厚集我兵備之，則寡發而多失；分兵以四應，則散出而無功。兵少則不備，食少則生亂，此禦之難也。」

上壯之。命出與楊嗣昌議。

象昇一主戰，嗣昌消沮，齷齪不能語，徒戒勿浪戰。

象昇起別，還昌平，令諸大師各選勁，約於十月十五日夜分，四路十面，襲劫敵營，刀必見血，人必帶傷，馬必喘汗，違者斬。

觀軍使遣書泥之，謂：「聞雪夜下蔡州，未聞以月夜，且奇師尤宜用寡。」種種阻撓。

象昇疏請分兵。嗣昌撥宣、雲、晉三鎮屬之，號稱二萬，以短兵氣。

象昇刻期戰，誓師鞏華，淋漓慷慨，涕泣如雨。

嗣昌不能平，思阻之。擬票令赴通，就監高起潛。

象昇不赴。嗣昌遂疏云：「敵南下，督應趨通就監；敵未下，監應趨京就督。」

象昇歎曰：「樞部不過欲總監撓我師期耳。」甚甚。會嗣昌赴軍中，厲聲責數沮師養患罪，謂：「公等堅意言撫，獨不聞城下之盟，春秋恥之乎？且某叨劍印，長安口舌如風，倘唯唯從議，袁崇煥之禍立至。縱不畏禍，寧不念衰衣引絳之身，既不能移孝作忠，奮身報國，將忠孝胥失，盡喪本來，何顏面立人世乎？」

嗣昌色戰，奮言曰：「公直以尚方劍加吾頸耶？」

象昇曰：「尚方劍，須從己頸下過，如不殲敵，未易加人。若捨戰言撫，養禍辱身，非某所能知也。」

嗣昌遁言：「從來無撫議。」

象昇曰：「周元忠赴北講撫，經數日往來，始事於薊門督監，受戒於樞部京營，通國共聞，將復誰諱？」

周元忠者，賈卜雙瞽人也，與遼人熟識，故遣之。大兵云：「此事重大，何無專官？遣廢疾來，直玩侮耳。」欲斬元忠，乞哀乃止。

當是時，象昇加尚書級，兵氣盛，旬日間，克復州邑甚眾。

嗣昌忌功，輒從中止。編修楊廷麟奏曰：「南仲在內，李綱無功；潛善秉成，宗澤隕恨。國有若臣，非封疆福。」疏上，謫軍前贊劃。

象昇謂廷麟曰：「敵勢甚廣。兵趨之，不走陵，即走京。我京兵寡食乏，不戰，敵益輕我，戰，即生他端。公為我往真定，與撫按乞糧，我且悉兵乘死以報國矣。」遂統騎五千，上下千里，三軍乏食，空腹而馳。

象昇哀懇疾呼，莫之救。晨出帳，四面拜曰：「吾與將士，共受朝廷恩，患不得死，勿患不得生。」眾皆泣，不忍仰視。於是拔塞起，兼程至賈莊，屯營。率五千人出擊，射一騎。大兵合圍進。呼軍疾馳，奔衝入，大兵退。

象昇諭將士曰：「今雖勝，彼必憤集諸騎乘吾，爾毋怠。」

越明日，大兵率眾衝營，象昇顧左右曰：「誰為我取彼者？」

總兵虎大威馳卒摧之，不勝且卻。

象昇大呼曰：「虎將軍，今吾輩效命秋，無自愛。」乃招後騎皆往。

象昇奮力入，擊殺十餘人，身中二矢二刃，呼不已，曰：「關羽斷頭，馬援裹革，在此時矣！」馬蹶，陣亡。時戊寅十二月十二日。從死為僕顧顯、掌牧楊陸凱。踰四年，詔贈戶部尚書，謚忠烈，予祭葬，賜蔭恩禮有加云。

一云象昇與嗣昌不合，援斷糧絕，軍士飲水七日而無叛志，困甚。象昇服小軍衣，尚書印縛肘後，被流矢死，與洪承疇立廟北京，四時致祭。

象昇所以死有六：一與嗣昌相左，二與起潛不協，三以弱當強，四以寡擊眾，五無餉，六無援。然後五者，皆嗣昌奸謀所致，雖然殺象昇之身於一時者，嗣昌也，成象昇之名於千載者，亦嗣昌也。君子正不必為人咎矣。

宜興陳生語予曰：「象昇父，雅與一地師友，為擇一地於山，四圍皆石惟中獨土，名曰石山土穴。及啟土，下有一石筍，其鋒如劍，堅不可去。地師命置柩於上，且曰：『後世當出顯官而忠者。』」盧父曰：『子為忠臣，亦何不可？』遂葬之。」出象昇、象觀等兄弟，然則，地師亦非常人也哉。六月二十一日筆。

劉廷訓吳橋死難

劉廷訓，字式伯，順天通州人，以歲貢生選河間之吳橋訓導。

戊寅十月，大兵入，與令堅守三月。初以偏師來，輒引去，既盡，銳力攻。令縋城遁去。廷訓入學舍，麾其妾：「趨去，我將止死！」屬其稚孫名增者，於所善僧隆貴，介而趨南城。誓守者，曰：「守死，逃亦死，曷若守死，為滿城忠義鬼乎！」

守者哭曰：「願為公死守！」

三日夜，城三隅繞亂，獨城南晏然。大兵肉薄而登，如牆引射，矢注衣甲，血朱殷穴胸而出，濡縷屬於屢，猶束胸拒戰，連中六矢，乃仆。踰月，其子發棺更殮，面如生，鬚髯奕奕奮舉。喪之歸也，諸生數百道哭，小民皆剪紙買漿以奠。時年六十有五。

鄧藩錫不屈

鄧藩錫，字晉伯，號雲中，南直金壇人。初生時，父和臺夢馭鶴人舁一孩曰：「是子，超超藩輔之苗，西山其頽，東山其高。」因名藩錫。年十七，讀《巡遠傳》，流涕終日。天啟辛酉，登賢書，崇禎甲戌進士。

當知兗州時，但攜一稚子、一妾以行。抵郡纔四十餘日，大兵數萬已集於城下。

乃請魯王曰：「臣聞城之不守，皆由城內貴家自惜金錢，自愛安樂，而令寡人傭子登陴擊柝，遂多敗事。王能出金以犒死士，城猶可存，命猶可保，不然，大事一去，玉石皆燼矣。」

王不聽。

藩錫自出金勞介士，夜縋城下，發一大炮，擊殺數千人。大兵力攻南門，總兵某內應，城遂破，被縛。

大帥加刃其頸曰：「不降，醢矣。」

藩錫大罵不屈。大帥怒，脅令拜，藩錫故翹其足，乃先斷其一足，而支解而灼之。其妾攜一子自投於井。事聞，贈太僕寺卿。

孫士美深州自刎

孫士美，號澹如，南直清浦人。幼奇穎絕倫，讀書日十行下，每屈指古人，至唐張中丞、宋李侍郎等，歎羨不置。父訥，亦昂之曰：「凡為烈士，當如是矣。」

天啟辛酉，鄉薦，累上公車，輟報罷。士美憤然曰：「烈丈夫豈以一第樂哉？苟或膺半秩，報君親，差不負平日自命古人，意足矣！」當世士大夫，豈乏取高第，登要津，而碌碌以終，不自表見，等於尋常無聞之人者哉？

卒以孝廉謁選，乘鐸舒城，自論文課士外，絕無干牘私。舒國，彈丸邑，然江淮孔道，亦南北一要衝也。

甲戌正月，賊渡河而南，江北地震。久之，賊焚正陽，去舒二百餘里。未幾，困六安，去舒僅百餘里。又未幾，賊且薄城下。時邑令謁淮在道，士民洶洶，城無固志。士美親冒矢石，督戰守，自間變以至賊退，凡七十餘日。夫廬屬八邑肥六，俱有高城深溝、屯糧衛卒，獨舒斗大孤城，懸處四衝之地，兵餉兩絕。然卒以獲全，不至為廬、巢續者，士美之力也。

丙子，以前績擢知深州。

戊寅十一月，滹沱水合，大兵三萬薄城而營。

十三日夜，率死士段容嗣等，襲之，斬其帥。

十四日，來攻益急。

十五日卯刻，昇雲車數十，緣城東南，攀堞直上。又督將士格殺無算，勢稍卻。忽用矢以火射城樓，烈焰煙騰。守者迷眩，不知所為。因乘勢力攻，城遂陷。士美向北再拜，自刎於城之蕪蕪亭。時父訥在署，年七十餘，聞之歎曰：「吾曩者以忠孝勉吾子，忠孝本無二致，死忠即是死孝，吾即未拜官，然以子爵，封亦臣也。不死何以謝君？並何以謝吾子？」頃之亦遇害。一家死者十有五人。事聞，贈太僕寺卿。

宋學朱濟南被圍

宋學朱，字用晦，號旭初，南直長洲人。崇禎庚午舉鄉薦，辛未成進士，初授南工部主事，會有鑄錢差之事，吏為政弊若搏沙，一洗滌之，每日把絲易紛，處脂易膩也。戊寅，巡按山東，疏彈楊嗣昌、唐世濟等。八月，出都。

十一月，巡歷章邱。會報大兵入省，遂星夜冒圍馳入濟南。未至，大兵已過德州。而省城標兵三千，先隨巡撫遠駐北直城中，止留老弱鄉兵五百，及萊兵七百而已。

學朱至，親率司道登城捍禦。時以奇兵出擊，重圍稍解。相守六旬，不解帶，不交睫，頭髮盡白。上求援七疏。時楊嗣昌為樞輔，留中不報；高起潛擁精騎，翔翔鄰境，不發一援。

大兵數十萬薄城。城外西北隅，憑水為濠，險固易守，獨東南一望平沃，與兵使周之訓親守南門，身犯矢石，大兵不得上。每釀酒城頭，夜分握手，語款款達旦。

己卯正月初二早，大兵攻西北城甚急，雲梯擁上，學朱率卒躍馬循城而西，衝鋒救援。刃中於面，被執不屈，乃懸城樓之竿殺之。須臾，縱火焚樓，屍遂燼之，訓亦死之。撫按請卹，嗣昌唧怨不許。弘光初，贈大理寺卿。子三，長德宸，次德宜，又次德宏，德宜順治乙未進士，編修，德宏，辛卯舉人。

或云己卯歲，學朱曾歸，族人欲見之，夜即縋城遁去為僧，實未死也。六月二十二筆。

鄧謙磔死

鄧謙，字少于，湖廣德安府孝感縣人。幼慕于忠肅公為人，每讀其集，至「一腔熱血不知竟灑何地」等語，輒斫几狂叫，因自號以見志。崇禎戊辰成進士，戊寅為山東參政。

是冬，濟南再困，援枹登陴，露立十晝夜，矢盡石窮，俄而登兵千餘人，援者為內應，忽大風晝晦，城陷。謙手架大砲，執勁弓斬射多人，既力不支，被執，磔死。母黃氏，匿民間，亦不食死。兩子俱擢，為擒去。逾年，仲子自北逃歸，甫十歲，輿襯旋里。事聞，贈中憲大夫，謚忠毅。督學高世泰檄入鄉賢祠。

時有劉化光，濟南歷城縣人，與子漢儀，俱孝廉，破家守城，率鄉兵巷戰，格殺無數。尋以大隊環攻，箭如飛蝗，化光弗卻，及城破，化光頭砍三刀，腰中二鎗，背中數箭；漢儀亦頭砍三刀，身中七箭，死之。

同時又有李應薦，東昌府恩縣人，進士，授御史，以欽案削職歸，捐資募勇登陴守禦。比城陷，應薦身中一鎗，猶率家丁格鬥，及被城，厲聲大罵，斫二刀，斷一指而死。

廬州芝麻湖浮碑記

清明時節開花，四野干戈亂如麻。夫子一齊回去，胡兒一個歸家。空中現出一枝花，死在西江月下。若要四方寧靜，殺到洪基便罷。

又碑

熒惑犯南斗，八九年來天子下殿走。江東界上虹光起，河北黎民日日憂。且莫愁，且莫愁，紫薇高照晴心州。直待月露化當道，天下英雄盡出頭。

是歲三月，新鄉雨黑水。

熒惑句，應是年四月有熒惑之變。八九年句，應甲申十七年事。虹光句，應弘光也。數之前定如此。

蘇州井中鐵匣

崇禎十一年戊寅，蘇州承天寺井中，屢有白氣沖上。使人入井淘之，得一鐵匣，封緘甚固。發視，內藏《心史》一部，自宋端宗起，迄元成宗止，皆言宋政寬厚，及元人殺戮等事，乃宋末鄭思尚所作。思尚，字所南，是時端宗景炎三年，帝昺祥興僅二年，餘即元世祖至元三十五年，成宗元貞十三年耳。所南史內所載數十年事，俱書景炎幾年，不用至元、元貞等號。所南名思尚者，思趙也，自矢今生不能復趙，願來世興趙云云。

時蘇州巡撫張國維，見而異之，梓行於世。然則《心史》作於三百年前，而出於三百年後，天蓋隱示以明之將復為宋也歟！元世祖在位三十五年，實承正統十六年，則《心史》約三十餘年事，此書一時盛行，須再覈其起止。

鐵肅樂和《心史》詩（徒胡枯奴渝）

錢肅樂，字希聲，浙之鄞縣人。崇禎丁丑進士，詩有「西山採蕨歌猶壯，東魯悲麟筆幾枯」之句。

士君子不可一日遭《心史》之事，不可一日不存《心史》之心，此心之失，則人而禽矣，白日而昏夜矣。文字召妖，口舌戰血矣，金鑠而石穿矣。此心之存，則人而天矣，一日而千古矣，詩文而史矣，亦經矣，亦圖籙矣。晉井為名山之藏，石匣有甲子之護矣。心之重於人也，如是。今聖天子在上，政教翔治，士大夫皆崇尚節義。歲以戊寅，而鄭所南《心史》見於承天寺井中，撫公張大人梓以行世。海內見先生之史者，無不知先生之心矣。然此心非獨先生有也。余以暇日偶覽斯編，成詩一律，豈敢附詠之末！亦以性情所鍾，不能自絕世有觀者，得位置希聲於行道，乞人之列足矣。

蝗

八月十六日，吾錫飛蝗蔽天，自西北來，往東南去。凡六日，至二十一日止。

十月二十六日，打搶王中詔家中，罄盡。

